

迈向 21世纪 海洋新时代

“厦门海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

厦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迈向 21 世纪 海洋新时代

厦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迈向 21 世纪海洋新时代:“厦门海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厦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 2

ISBN 7-5615-1607-X

I. 迈… II. 厦… III. 海洋资源-资源开发-国际学术会议-福建-厦门市-文集 IV. P7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3552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 xm. fj. cn

厦门市新嘉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地址:厦门市莲前北路 77 号 邮编:361009)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 插页:2

字数:323 千字 印数:1—2 000 册

定价: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迈向 21 世纪海洋新时代》编委会

主 任:蔡望怀

副主任:洪华生、杜明聪、于伟国、杨国桢
洪卜仁

委 员:(按姓氏笔划)

吕永辉、阮伍崎、庄宗明、朱丽水
李 立、张 震、何光延、陈怀群
陈家传、陈朝宗、陈毅明、罗才福
郑剑飞、林汉宗、林美治、俞建洪
洪惠馨、徐 谋、郭允谋、黄和荣
蒋细定、蔡 旗、潘斯镇

编辑部

主 编:陈朝宗

副主编:郭朝木、曾少聪、薛雄志

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磨合

——代序

杨国桢

概念磨合,指不同学科之间在交叉融合的“科际整合”中对同一名词概念内涵的修正和调适,以便把其他学科的概念引入本学科,或多学科结合,实现多元的综合。这在自然科学中,是产生新兴学科的必经之路,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也是如此。

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元综合,尚在起步阶段,在中国更属新生事物。由于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知识传统、思维方法和概念体系,对同一概念的界定都有特定的含义,在“科际整合”中已出现矛盾,不容忽视。加上海洋科学和海洋开发实践的发展,海陆之间的互动加速,新的海洋文明因素出现,都需要我们作出新的概括,形成新的学术规范。这不但有理论价值,而且对海洋开发、海洋经济社会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现实的参考价值。虽然新的学术规范的完成还有待时日,但现在必须做出努力。这里,仅就当前普遍使用的三个基本概念的概念磨合,提出初步的看法,以供讨论。

一、海洋经济

海洋经济是近年来始为人们熟悉的名词。现代海洋科学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展现了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的全方位开发利用,有可能成为“人类第二家园”的前景,出现经济重心从陆地向海洋转移的革命性变革。于是,如何发展海洋经济,成为世界各国广泛关注的课题。

海洋经济首先是个经济学的概念,它把海洋学关于海洋开发利用的概念内涵运用于经济领域,加以经济学的诠释。由于海洋经

济学尚未成型,经济学界对海洋经济的内涵并无明确的界定。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把海洋经济理解为以海洋产业为基础的价值量总和,而海洋产业包括第一、二、三产业,或划分为传统海洋产业、新兴海洋产业和高新科技海洋产业。这一概念诠释,也得到海洋界的认同。但是,这一概念的设定,是针对现代海洋经济的,而且,仍把海洋发展看做是陆地发展的延伸,较少考虑海洋经济向陆地的延伸,缺少海陆互动的经济内容,因此不少有识之士认为这样的理解过于狭隘,还应当把利用海洋空间的海洋商业、劳务输出,间接利用海洋资源和空间的海岸带甚至内陆腹地的外向型经济、海关关税、侨汇等等包含在内。

由于在实践中,海洋经济成分还没有从社会经济构成中分解重组成一个独立的板块,因而目前还没有公认的划分或统计的指标。

海洋经济又是个历史学的概念。15 世纪、16 世纪之交因“地理大发现”揭开海洋时代,通过海洋联系把世界联为一体,最终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海上抢劫、海洋商业贸易、海外殖民是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手段,海洋商业贸易推动英国经济转型,率先进入近代,成为“世界工场”。西方史家最早把海洋经济界定为海洋商业,以后甚至等同于以海洋为活动舞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随着海洋史研究的进展,人们认识到海洋经济是个动态的历史概念,它的起源是多元的,在发展过程中不存在固定的模式,但呈现出不同的层次,隶属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最初只是与陆地经济空间地理上的分工,即“鱼盐之利,舟楫之便”式的传统海洋经济。近代海洋经济则以海洋商业贸易和海外殖民为主要内容,而未来的海洋经济将以海洋三维空间资源开发为重点,以高新技术为发展动力,并从索取利用型向保护增殖型转化。

海洋经济作为文化学的概念,着重点在于航海等海洋经济活动所引起的思维观念上的变化,即海洋经济具有流动性、商品性和

开放性的文化特征。作为政治学、军事学、法学的概念,海洋经济实质上又是指海洋经济利益,包括已有的和潜在的利益。地理学应用的海洋经济概念,在于划分和研究海洋经济区域。其他学科出于不同的研究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对海洋经济又有自己的解说。

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海洋经济的萌芽并不晚于农业经济,欧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地中海”都出现古老的海洋经济形式:近海捕捞和航海。世界性的第一个海洋时代开始于15世纪、16世纪之交,海洋经济从传统向近代转型,以西方兴起的海洋商业贸易和海外殖民掠夺为主要标志;第二个海洋时代已在20世纪、21世纪之交露出端倪,海洋经济将是知识经济的一大领域,以高新科技开发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为主要标志。站在这样的高度去认识,我们似乎可以这样宏观地表述:海洋经济是人类在海岸带、岛屿和海洋(近海和公海)中直接或间接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的经济构成、经济利益、经济形态和经济运作模式。

这样的表述有三层含义。一是涵盖了不同国家、地区和不同的时段。在海岸带、岛屿和海洋中直接或间接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的经济活动,都是海洋经济。这就排除了沿海经济和海岛经济中的非海洋性经济成分,如没有与外界海洋联系的海岛经济,虽处于海洋环境,也不是海洋经济。跨越时空,可以从今天追溯到古代,从本地区、本国与外国作比较,观察传统和变革的连续性,也为将来的发展变化预留了研究的空间。二是海洋经济作为研究的主体,不单在海洋中进行,还延伸到陆地,前者是直接的,后者是间接的,把两者都纳入研究的范围,有助于开拓新思路,发掘新资料,重新给海洋经济定位。三是海洋经济的研究目标,无论是历史的、现实的,都要揭示它的经济构成、经济利益、经济形态、运作模式。经济构成,即海洋经济的内部结构,由哪些成分组成,它们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经济利益,即包括有形的生产、经营、管理所取得

的经济利益和产值,以及它们是如何分配和再生产的;又包括海洋经济活动所造成的无形资产,如海洋知识产权、海洋领土意识等等。既包括某一时期的现实海洋经济实力,又包括有待开发利用的潜在经济力。经济形态,是对某一发展阶段的静态分析,而运作模式则是一种动态的分析。这一研究目标,不是专为海洋经济学设定的,而其他学科也有用武之地。

以此来衡量我国当代的海洋经济,经济构成单指海洋产业显然是偏颇的,究竟还要把哪些成分加入才符合实际,还有许多调查研究的工作要做。比如,海洋商业、港口的进出口贸易,属于海洋经济构成,但如何与陆地口岸、空港的进出口贸易分离,必须提到研究的日程。又如,沿海经济是否都是或哪些是海洋经济的陆地部分?新出的论述海洋经济或沿海经济的著作,基本上自立标准,内容重叠和混淆,这也要经过综合研究,作出回答。与此相适应,我国不仅要有海洋开发政策、海洋产业政策、海洋技术研究,还要有统揽全局、涵盖面更广的海洋经济政策。

二、海洋社会

海洋社会,指在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海洋活动中,人与海洋之间、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各种关系的组合,包括海洋社会群体、海洋区域社会、海洋国家等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及其结构系统。这是把社会学概念运用于海洋活动中,而赋予新的内容,在许多学科都曾采纳应用,但尚未有明确的阐释。

海洋社会的基层组织是海上生产、生活的社会群体,如传统的渔民、船员、海商、海盗等的组合,近现代的各种海上力量,以及陆岛支持力量的组织构成。各个群体都有自己的组织制度、行为方式,带有小社会的特征。

海洋社会群体聚集的地域,如临海港市、岛屿和传统活动的海

域,组成海洋区域社会。在一个区域社会内,各种海洋社会群体之间互相联结,互动互补,形成沿海的生产、流通、管理、监控、服务、保护、防卫等的部分、行业、团体,即面向海洋的社会系统。不同系统之间,有矛盾冲突,又相生共存在一个区域内。海洋区域社会一般包括陆地海岸带、岛屿和海域,其划分可大可小,即可和行政区域契合,但又可不尽相同,如称闽东南、粤港澳、长江下游三角洲、环渤海湾。海洋区域社会以临海陆地为依托,不纯粹以海为生,但对海洋的依存度较高,一旦海上有事,便会对经济、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海洋区域社会与陆地农业社会相比较,人口的流动性、社会的开放性,是主要的特点。海洋区域社会不是天然生成的,有海洋地理环境而在一定时段没有海洋社会群体活动的海岸带、岛屿和海域,不能形成海洋区域社会。

海洋国家,一般指海洋沿岸国家或岛国。但这一概念是不准确的。从远距离、长时段去观察,拥有海洋环境的海洋沿岸国家或岛国,虽然对海洋的开发利用有先有后,向海洋发展的程度千差万别,但迟早都面对海洋,走向海洋,和外部世界文明接触、互动。因此,在宏观上可以把它们都视为海洋国家。但在研究的特定意义上,海洋国家是海洋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不能完全等同于海洋沿岸国家或岛国。海洋国家一般是在海洋区域社会经济力量增大,对全国社会经济产生一定影响后才出现的,主要的指标是海洋发展的目标形成国策,有向海洋开放的经济社会文化运作系统。比如英国,是近现代的海洋国家,一度是全球最强大的海洋国家,但在古代并非如此,只是一个相当闭锁的岛国。中国在宋、元和明前期,可以算是一个海洋国家,但后来官方从海洋退缩,丧失海洋国家的地位,直至本世纪80年代以后,海洋发展成为基本国策,才重新跻身海洋国家的行列。

当前我国对海洋社会的研究很不充分,基本上可说是空白的。海洋社会的利益冲突已经逐渐显现,不可小视。应该大力鼓励和推

动这方面的研究,为海洋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服务。

三、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的概念,是西方学者在总结航海时代以后西方发展海洋社会经济的历史经验中形成的,它的内涵是“工商业文明”、“契约性文明”、“经验累积性文明”。国际海洋史研究的进展,证明它并非普遍适用的,因而提出许多不同的诠释。其突出的贡献,就是揭示了海洋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化。

首先,海洋文化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和文化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一样,缺乏明确的界定。大可到海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小可到具体的海洋习俗。但有一个基本点可以把握的,即是海洋成为人类活动舞台,海洋自然力转化为人类生产力因素以后,逐渐形成和发展的文化现象。它的前提是直接或间接的海洋活动,而其最基本、最持久和最具普遍性的海洋活动是航海。从技术文化上说,造船和航海术占有首要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撇开航海就谈不上海洋文化。

其次,海洋文化在不同的海洋沿岸国家或岛国呈现不同的发展模式,本没有优劣之分,而水平之高低,速度之快慢,在于他们是否抓住发展的机遇,采取的文化策略是否得当。海洋作为一个自然体,对濒海的各民族都是一视同仁的,没有开放或封闭的区别,自给性、封闭性不是海洋文化的本质。

第三,海洋文化来源于海洋活动,和海洋经济、海洋社会的发展变迁相适应,经历从传统到现代漫长的演进过程,这是各国海洋文化的共性。海洋文化作为技术文化在精神上的升华,包括海洋知识和外部世界知识的积累、宣传和教育,思维和行为方式、组织制度的变化,海洋政策和经略海洋思想、管理手段的更新,海洋民俗和宗教信仰的传播,等等。海洋文化与海洋文化之间、海洋文化与陆地文化之间都有交汇、冲突、融合的情形,并非只是中心—边缘

的线性传播,而是兼容、互动的产物。

中国海洋文化虽然长期停滞在传统时代,但具有上述特征也是明显的。用西方近代海洋文化的概念否认中国海洋文化的存在,经不起历史实践的检验。用“海洋农业文化”来概括中国海洋文化的本质特征,同样也不符合历史实际。

“中国海洋农业文化”论从西方海洋文化是海洋商业文化的理论出发,来与中国对比,认为中国古代远洋航行是非经济性和非民间性的,极端的说法是:“大海,在中国没有主体”,“古代航海的中国人,绝对不是靠海吃饭的中国人”,“航海只把中国给了世界,而没有把世界带给中国”。这里的出发点本身就错位了,且不说把海洋商业文化作为西方海洋文化的专利,即使在西方学界也已遭到强烈的批判,单说以西方的近代海洋文化和东方的传统海洋文化相比较,也犯了历史学的大忌。以西方的指标评判东方,本身又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至于对中国古代航海的评说,又可见论者历史知识的贫乏。

“中国海洋农业文化”的提法是从“以海为田”演绎推论得出的,认为“‘以海为田’,即把海洋看做是陆地农田的延伸,单纯强调海洋本身具有的农业价值”。事实上,“以海为田”是明清时代南方沿海知识分子和官员对海洋发展模式的比喻,即把海洋比作陆地农民的田地。而且,这里“田”的内涵,并不是农业,而是渔业和商业。如云:“以海为田,滨海之人渔佃为生”,“以捕鱼为业,海即其田也”;“以船为家,以海为田,以贩蕃为命”。这样的事例,可从明清史籍、档案、地志中找出数十例。望文生义地把“田”释为农业,以此作为海洋农业文化的基本内涵,难免造成大错。

沿海地区是面向海洋的陆地,具有陆地与海洋的两重性格。沿海的围海造田,是农业文化适应临海环境的因地制宜,在本质上仍属于农业文化,虽然有些环节吸收海洋活动的经验加以应用而带有海洋性,但绝不是海洋文化的主体。这在海洋沿岸国家都存在

过,也并非是中国独特的。以“海洋农业文化”去构筑中国海洋文化学,显然要走入误区。把它和现代“海洋农牧化”的概念作比附,认为“实行海洋农牧化,古代中国是世界先行者”,也是站不住脚的。

由此例可见,海洋文化概念的规范,在当今的中国是何等的重要。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

以港立市 科教兴海 综合开发 永续利用

——中共厦门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陈维钦在厦门
海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代前言

女士们、先生们：

你们好！

首先我真诚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来我市参加海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衷心感谢各方面长期以来对我市海洋事业发展的关心、支持！

随着现代人类日益为人口急剧膨胀、陆地资源枯竭和生存环境恶化这三大难题所困扰，人类也越来越认识到覆盖了地球 71% 面积的海洋正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片无比广阔的天地。海洋以其丰富的资源、能源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大舞台。同时，海洋赐予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以及由此优势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也日益引人注目。“21 世纪将是海洋开发时代”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共识。可以预言，21 世纪将是人类全面认识海洋，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新世纪。

1994 年第 49 届联合国大会确定今年为“国际海洋年”，旨在引起全球对海洋的关注。同年 11 月 16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1998 年 5 月 29 日我国正式向全世界发布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份《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白皮书。人类对海洋重要性的认识日渐提高，开发海洋的竞争正成为一场争夺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资源的拼搏，以发展海洋经济为核心，以建立海洋经济强国为目的

的战略,也已摆上沿海国家的发展日程。

厦门是一个海港城市,海洋资源丰富,海洋与厦门的地理、自然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理所当然,厦门必须重视海洋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今天召开这个会议,就是专家学者们共同研讨海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盛会,也是我市纪念国际海洋年活动的一个高潮。

这次研讨会对于增强海洋意识、发展海洋事业,提高厦门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促进厦门的二次创业有着积极的意义。

为了帮助各位专家学者研究厦门海洋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献计献策,让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厦门海洋事业的发展情况。

一、厦门海洋资源和环境条件基本情况

厦门市位于福建省南部、九龙江入海口,处于东海与南海交接水域,毗邻台湾,遥望东南亚,陆地面积 1 565 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340 平方公里,海岸线 234 公里,人口 127 万,是一个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南亚热带海滨城市。历史上就是我国对外通商贸易的重要海上门户和对台航渡的主要港口。

厦门海域及海岸带拥有优良的天然深水港口资源、丰富的滨海旅游资源,以及亚热带特色的海洋生物资源,具有较高的开发价值。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厦门市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1997 年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48.32%,工业废水处理率和生活垃圾处理率均达到 90% 以上。目前,厦门大部分海域的水质、底质以及生物体的环境质量都较好。

厦门是我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经济特区之一,又是经中央批准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的城市和首批海峡两岸货运直航试点口岸,并先后开辟了台商投资区、保税区、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等多层次、多功能的开发区域,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在人员、货物、资金的进出方面创造了诸多的优惠和便利条件,对

外开放优势突出,对内对外辐射能力不断加强,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日益活跃,为利用海外资本、技术、市场和经营管理经验,开拓外向型海洋经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厦门海岸带城市化水平较高,水电供应、公路、铁路、港口、机场、信息等基础设施体系比较完善,海洋开发条件良好。厦门海洋经济的主体是城市经济,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已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和较高的水平,形成了一批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为海洋开发服务的产业群体,为今后海洋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厦门市海洋科技力量雄厚,拥有一批国家、省、市级海洋科研、教育机构,包括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暨厦门海洋研究开发院、福建省海洋研究所、福建省水产研究所、厦门市水产研究所、厦门大学海洋与环境学院、集美大学水产学院、航海学院、集美水产学校等,拥有专业人才 1 000 多人,其中高级人才 200 多人,海洋科技和教育实力居于全国前列,为厦门市的海洋研究、开发与管理提供了智力、人才和教育保障。

厦门市拥有 13 个分别隶属于中央、省、市的海洋行业管理部门及众多的间接涉海管理部门。为了适应经济高速发展,海洋资源多元化开发、综合利用、多种经营的新形势,克服传统的海洋管理体制遗留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权限交叉、重叠与空白并存等问题,厦门市政府已基本建立海洋综合管理体制,加大海洋管理的协调力度和执法力度,于 1996 年正式成立了厦门市海洋协调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并在原有 7 支执法队伍的基础上建立了海洋综合执法队伍——海洋管理监察大队,逐步实现全方位、高效能的海洋管理,并使原有的海洋专项管理机构更好地发挥各自职能。厦门市还充分运用了地方立法权,加强海洋开发和环境保护立法,现已出台了《厦门海域功能区划》和多项地方海洋管理法规和规章。通过努力,初步形成了海洋综合管理体制与协调机制的基本框架,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

二、厦门海洋经济发展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厦门市充分发挥对外开放优势,以港口为依托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海洋经济不仅在规模上长足进展,结构上、层次上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目前,厦门市已形成以临海型城市经济为主体,包括港口航运业、临海工业、滨海旅游业和海洋水产业四大体系的海洋经济,成为全市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6 年全市海洋产业增加值达到 49 亿元,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 16%;全市海洋增加值中,四大产业共占 85.7%,其比重分别为 33.2%、17.6%、13.7%和 21.2%。1997 年全市海洋产业增加值约 60 亿元。

在港口航运方面,到 1998 年,全港共拥有生产性泊位 81 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 16 个(包括 5 个集装箱泊位),与国内外 60 多个港口直接通航,是首批对台客货运直航试点口岸、全国集装箱快运航线首批停靠港之一,开辟了至香港、日本、新加坡、韩国、美国、地中海全货柜定期航班及至高雄直航航线。1998 年货运吞吐量 1 639 万吨,列居全国第 10 位;集装箱吞吐量 65.38 万标箱,排列全国第 6 位、世界第 67 位。港口航运的快速发展为厦门市外向型海洋经济的迅速繁荣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厦门临海工业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迅速发展,已形成直接以海洋资源为原料的工矿企业、依托海运的加工工业以及为海洋开发服务的加工工业等三大类型,拥有石油化工、港口火力发电、修造船、港口机械、港口钢铁、海洋精细化工、建材、渔业机械、通讯导航设备、盐化工等门类,形成了一批在全国同行业、同类产品中的重要地位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和龙头产品,如聚酯切片及化纤、叉车、萤试剂、鱼肝油、平板玻璃等,成为城市经济的重要支柱,1996 年创造工业产值 30.45 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7.0%,创增加值 9.44 亿元。

滨海旅游业是厦门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已形成鼓浪屿、集美、万石岩、南普陀四大游览区及海上游览线。“鼓浪屿—万石山”被列为国家级风景旅游名胜区,“厦门鼓浪”当选1997年“中国旅游年”35个“王牌景点”之一。目前,全市拥有各类旅行社47家,其中一、二类社各5家;各类旅游宾馆、饭店、招待所390余家,客房1.95万间,床位3.9万张,已评星级酒店43家,五星级1家,四星级2家,三星级11家,涉外旅游饭店客房5100套、床位9800张。1998年全市接待境外游客38.75万人次,创汇2.39亿美元,约占福建省旅游创汇总额的一半,进入全国旅游城市前10名;接待国际旅游船98艘次、8.35万人次,居全国之首;接待国内游客585.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55.76亿元。

海洋水产业也是厦门海洋经济的重要部门。改革开放以来,厦门积极发展新型海洋水产业,生产设施实现基本配套,综合生产能力大大增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能力不断提高。1996年全市渔业生产量9.06万吨,渔业总产值13.99亿元,占全市农业总产值的43.4%,居全市农业各部门首位,创汇4000多万美元,创增加值11.34亿元。其中海洋渔业生产量7.3万吨,海洋捕捞4.01万吨,海洋养殖面积1万公顷,产量3.3万吨。水产加工总产量4.98万吨。

目前,厦门的海洋经济门类比较齐全,但厦门城市经济的发展与海洋资源的开发结合尚不够紧密,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比较粗放,海洋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不高,尚未走上集约化发展、开发与保护相结合、可持续利用的道路,海洋经济的规模、结构和档次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三、厦门市海洋经济跨世纪发展战略

厦门市海洋经济发展总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以港立市”、“科教兴市”的发展战略,以实现“现代化国际性港口风景城市”的